目　　录

李光禄奋战英国皇家重坦克营……盛星辉（ 1 ）
初上革命路……郭升元讲述　赵长松记录整理（ 10 ）
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台统战活动……范如富（ 22 ）
三台接管工作概述……柯昌俊（ 27 ）
四十年来的水利建设和水力发电…潘竞成　邹开岐（ 34 ）
近四十年的三台林业……刘祥国（ 42 ）
三台的柑桔生产……罗白水（ 48 ）
三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阮育贤（ 56 ）
三台县耕作制度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罗昌荣（ 66 ）
三台县人民银行执行货币调控的效应
——根据三台县《金融志》整理…曾茂林（ 73 ）
鲁班“社教”运动……唐宏毅（ 81 ）
一九八一年水灾……唐太浦（ 92 ）
潼川府中学堂的建立和发展概况……王朝义（ 103 ）
“潼川三苏”中的苏舜元……钟利戡（ 108 ）
不拣花朝与雪朝　五年从事霍嫖姚
——文坛巨星李商隐在三台……陈刚义（ 114 ）
过三台（诗二首）……徐　放（ 120 ）
忆乡诗词（五首）……李成蹊（ 122 ）
王梁之副县长……杨宇平（ 124 ）
怀念宋鹭冰教授……袁海余（ 130 ）
潭位中同志传略……谢桂如　杨继周（ 138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光禄奋战英国“皇家重坦克营”

盛星辉

李光禄，四川省三台县安居区永丰乡四村人。他生于一九二二年，于一九五0年一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0年十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一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下面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他炸毁英军三辆坦克的故事。

一九五0年一月，美军“三八防线”被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后，汉城美军狼狈南逃。美国侵略军退却时，照例拿英国军队给它垫脚，命令英二十九旅“来复枪团”及“皇家第八轻骑队”——皇家重坦克营，各一部在议政府一线掩护撤退。

一月二日，志愿军50军某部接到了“向高阳攻击前进”的命令。高阳就在议政府到汉城的公路线上，距两地各六十里。志愿军占领高阳，既可拊汉城侧背，又可切断议政府英军的退路。高阳以北二里处有一小村名碧蹄里。志愿军两个连猛攻碧蹄里，战斗二十分钟，俘美军二十五师三十四团二十八人，残敌丢下英军抱头窜回汉城，于是英国帮凶军就落入志愿军的天罗地网中了。志愿军占领高阳后，随即向议政府至汉城公路以西仙游里高地进攻，这里的一营英军是英国“皇家重坦克营”的唯一后援。三日拂晓，志愿军猛攻这个高地，只半小时就完全占领，敌人联络飞机的信号板都未及搬

走。议政府英军千余人，配合高地逃下去的英军，使用两百多门大炮，轮番向高地发动了五次进攻，还企图抢走联络飞机的信号板。整整一天，爆炸声震撼仙游里高地。但都被扼守高地的志愿军击退。其中一个连虽然只剩下一个副排长，但仍坚持到天黑。我军还用信号板指挥美国飞机猛炸周围的英军。战斗空前激烈，结果议政府周围的重要据点都被我军占领，“皇家重坦克营”的命运已被决定了。

三日晚十时，五连占领了佛弥地阵地。佛弥地在议政府与汉城间的公路旁，西北距高阳七里，东南距汉城三十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谷地，议政府通汉城公路横贯其中。公路高出地面约一公尺，路侧笔直，坦克不能越路横行。公路东为大山，西为丘陵、东至西有一河沟，公路架桥而过，桥已被破坏了。五连把三排沿公路布置成一百五十公尺宽的正面阵地，火力集中在桥的附近。当夜十时二十分，从北面开来一辆英军的战防车，战士王新元用机枪集中连发向车侧猛烈射击，战防车慌了，窜下公路，进退不得。步兵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急进，繁星下刺刀闪闪发光。战士李为经想试试劝降的口号灵不灵，便大声叫喊起来：Ha，hallo！Doun't act！Lift！hands！（喂，不要动！举手！）敌人非常听话，四个人几乎同一时间举起手来，其中有一个是少校队长。

五分钟后，由北面开来了三辆坦克。坦克象蜗牛一样犹豫而缓慢地爬行着。第一辆坦克上的星光弹打得满天通红，第二、三辆也喷着血红的火焰，样子似乎很凶。这时，李光禄和另外两个爆破手杨厚昭、刘凤岐，被指定埋伏在公路右侧的沟渠里，他们相距十公尺远。李光禄的两个伙伴伏在最前面，手里拿着爆破筒、炸药，趴在沟坎上，象钉住了

一样，一动也不动。这些战士过去都没有打过坦克。他们想，这家伙黑压压的，哇哇怪叫，又打炮，又喷火，开始心里都有些含糊。可是，他们想到自己是志愿军，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志愿来帮助朝鲜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气就壮了。凭着这股勇气，就可以打败任何侵略者。他们又想到，在这夜间的战场上，坦克不敢开灯，什么也看不见。它的驾驶员被马达吵得什么也听不见。它们又瞎又聋，什么威风也施展不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管叫它变成狗熊。

“喂，喂喂！”李光禄压低了声音悄悄地呼唤战友。“什么事，副班长？”两个爆破手先后回答。“准备好了吗？”“好了。”“爆破筒盖扭开了没有？”“扭开了！”杨厚昭答道。“炸药的导火索有多长？”“十公分！”“火呢？”刘凤岐在身上摸了一阵，着急地叫起来：“报告副班长，火柴没有了！”于是李光禄和刘凤岐从棉大衣的衣角上扯出一团棉絮，到公路边被燃烧弹打着的草地上点着，又捂着火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大约又过了五分钟，战场上愈来愈紧张。坦克一辆接一辆拐过椭圆形的山坳。沉重的履带碾过冻硬的雪路，土地在隆隆声中颤动。一串串曳光弹凌空飞过，坦克的炮口喷着红光，身躯在光亮中忽隐忽现，一辆辆坦克象一长串流动堡垒，公路上升起一团团烟尘。杨厚昭跳出沟渠，向摇晃着黑黝黝身躯的为首的一辆坦克跑去，把一根长长的爆破筒塞进坦克履轮里。李光禄瞪大眼睛望着，暗暗佩服杨厚昭的敏捷和猛劲。突然，那爆破筒咯咯响了两下，被甩下公路爆炸了。原来是爆破筒没有插稳，李光禄觉得非常可惜。那坦克依然大摇大摆地从杨厚昭身旁滚过。刘凤岐便抱着炸药，点

着导火索，跑去把炸药放在公路上，坦克隆隆驶过，炸药在坦克后面五公尺的路上才爆炸。

从前，战士用炸药、爆破筒炸过碉堡。但那是固定的目标，只要能通过火网把炸药送上去就成。现在遇到的是活动着的坦克，爆炸手们不但要通过火网把炸药送上去，而且还要把爆炸的时间和坦克前进的速度计算精确。在这漆黑的夜晚，眼睛必须象仪器一样把游动目标的距离计算好，还得估计好点着导火索后，要有时间跑出炸药的威力圈，自己才不会被炸伤。李光禄思索着一连串问题：炸药是放在坦克顶上还是下面？迎面还是侧面送炸药？导火索是十公分还是五公分……当他还未作出准确的结论时，坦克越来越近了。

他回忆起半个月前演习爆破时，军事教员曾说过："敢于接近坦克，这就是勇敢。但这仅仅是成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当你和坦克面对面的时候，要保持你头脑的清醒和镇静，发挥你熟练的技术。这样，技术和你的勇敢结合起来才能炸掉坦克。"他心想，我们是从火里炼出来的，绝不能害怕喷火的坦克。他立刻决定，导火索只要三公分长，炸药从坦克前面送上去，放在齿轮下面。于是，他熟练地剪断导火索，翻身爬上公路，两手按着炸药，对着坦克蹲在那里。子弹啾啾地掉在背后，他也没有回头，两眼一动不动地瞅着坦克的齿轮，当距离坦克九公尺时，他点着了导火索，敏捷地蹦下公路。随着眩目的火光和一声巨响，一块沉重的东西打在他背上，他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嘴里吐了两口血，眼前冒着万朵金花。他在昏迷中，似乎看到了敌人在占领北朝鲜后犯下的滔天罪行。敌人经过的地方，往往把居民全村全家赶入山洞或深坑，浇上汽油燃烧或用机枪扫射，脑海中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了在火焰中挣扎的朝鲜人民，还有那些被强奸致死的姑娘的尸体，呼嚎在母亲尸旁的幼儿，变成废墟的城镇乡村，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的人们。这些对敌人无比的仇恨，又使他醒了过来。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战场上惊天动地。敌机投下的照明弹悬在空中，把战场照得如同白昼。敌军坦克的放射器喷出血红的火焰，星光弹画出各色长线。志愿军的爆破筒、炸药、手榴弹不断迸出闪耀的火花，发出震动山谷的巨响。敌人坦克躺在山坡上、公路上、田梗上冒着黑烟和火光。在冲锋号和喊杀声及召唤敌人投降的英语口号声中，志愿军在烟火中追赶着从坦克上跳下来的英国兵，敌人被迫纷纷投降。周士杰、陈子连已接连炸毁了其余的两辆坦克，志愿军无一阵亡。

这时，李光禄高叫着他的伙伴，刘凤岐沿着沟渠应声跑了过来。“杨厚昭呢？”“到连部拿炸药去了。”“怎么样，你找到门路没有？”“没有；炸药响得太慢，坦克跑得太快，这两个捏不到一块去！”“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这回我宁可躺在那里，用身子挡，用手抓，用脚蹬，也不能让它从我这儿跑过去！”话刚说完，一串子弹呼啸着从他俩头上掠过，一辆坦克又拐过来了。李光禄立刻下了决心，说：“刘凤岐，就在这里，把炸药准备好，听我指挥。”上一回他被冻土击伤了，是因为坦克太放近了。这回为了避免击伤战友，他令刘凤岐改用五公分的导火索。坦克越来越近了，刘凤岐跑上去了，当距离坦克十五公尺时，李光禄发出了点火的信号。当刘凤岐跑回李光禄身旁时，一声巨响，泥块哗哗落下，两辆被炸毁的坦克把公路堵住了。两人又朝前面跑去。

他俩正跑着，忽见营长在不远的地方喊着：“谁去炸掉

这辆坦克？”李光禄顺着营长指的方向看去，火光里有一辆大坦克正爬上小路想逃走。在疯狂的射击声中还夹杂着广播器里传出来的无耻喊叫：“中国人，到汉城去吧！那里有姑娘等着你……”在我军的包围圈里，敌人仍这样疯狂无耻，李光禄觉得每个字都是不能容忍的侮辱。他抱着一包五公斤的炸药，绑上两个手榴弹，顺手在大衣口袋里又按上四个手榴弹，气虎虎地冲上去了。他纵身一跳，抓住坦克侧面的一个口形铁环，坦克履带隆隆地转动着，费了好大劲攀上去站稳身子，仍感到象站在深渊的边缘一样。他嗅到一阵浓烈的瓦斯气味，往上一望，塔顶盖半开着。他心里乐开了花，把头伸到敞开着顶盖的塔上，看到坦克里闪着微光，有两个英国兵正在说话。哒哒哒，腋下突然冒出一梭子弹。他打了个寒颤，双手一撑，纵身爬上炮塔，急忙把食指套进两个手榴弹的铁环。播音器仍无精打采地响着：“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李光禄一声吼叫，把绑着手榴弹的炸药包投进了坦克里，播音器里传出一声尖厉的喊叫。李光禄跳下坦克，摔了一跤，还没翻过身来，坦克肚里轰隆一响，从坦克顶冒出丈把高的火焰。李光禄又失去了知觉。

他再一次醒过来，发觉帽子不见了，身体软绵绵的，骨头象散了架似的，每个关节象楔进了小钉，眼皮象粘住，口渴得难以忍受。他摸了一块碎冰塞进嘴里，咽下了一股清凉的水，头脑渐渐清醒了。他听到附近还有喊声、爆炸声，又艰难地一步一步向闪着火光和人影的地方走去。那里有一辆喷火的坦克，打着阵阵机枪，喷出团团烈火，一会儿跑，一会儿停，一会儿转圈。弄得爆破手摸不清它的规律，几次都炸了空，炸药包也没了，还烧伤了两个爆破手。

"李光禄，左边那一辆坦克，不要让它跑掉！"李光禄听出这是指导员的声音。回去取炸药包已来不及了，他急得眼发红，全身直冒冷汗，他想到了掖在口袋里的四颗手榴弹，便弓着身子绕到坦克前面，冒着机枪扫射的危险，寻找手榴弹炸坦克的门路。离坦克只有五公尺了，坦克里飞出两个火团，在他右面燃烧起来。他借着火光，看清坦克正面有一个圆的和一个三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的矩形小孔。他立刻有了新的希望和信心，赶忙绕到坦克左侧，和坦克并行前进。当他挨近坦克齿轮时，用牙齿咬断弹弦，连续把手榴弹一起塞了进去。火象闪电样从坦克小孔里喷射出来，象火龙一样在天空飞舞后又团团落到地上。坦克周围立刻成了一个巨大的火丛，李光禄也成了一个火人，他躺在雪地上滚着滚着，在距坦克二十多公尺的地方，终于把火扑灭。

手榴弹能炸坦克，这一消息在阵地上立刻传开。这时又过来了三辆坦克。三排副陈青贵带四颗手榴弹，绕到第一辆坦克左侧，用手抓住履带上的铁栏杆，敏捷地跳到护板上，连忙将手榴弹塞入小孔，坦克从里面炸开，火焰腾起两丈多高。

彭德玉在照明弹下，冲到另一辆坦克跟前，用力向履带中塞爆破筒，坦克正在行进，一时塞不进，还被坦克上的敌人打伤了。但他一咬牙齿追了十几公尺，用尽平生气力把爆破筒塞进履带中间，一团烈火，坦克炸毁了。他拖着受伤的身子返回阵地。

这时到处是火焰、射击、轰鸣，战场上已白热化了。敌人发现了这是志愿军的主阵地，大部分人坐到了坦克外面，集中各种火器向志愿军射击。五连也重新组织了火力，集中全部机枪，扫光了坦克外的敌人。掷弹手从容不迫地爬到坦

克上，用手榴弹敲打坦克的炮塔，喊叫敌人投降。这些敌人非常听话，轻轻打开炮塔，先出来两只手，后出来一个头。敌人已吓傻了，你不拉他，他自己钻不出来。战士们费尽了力气，才把这些英国兵拉了出来，他们举起的手仍不敢放下。在一辆坦克中，继英国兵之后，爬出来一只狗，这狗也显得有气无力，拖着尾巴。这说明英国兵把打仗看作惬意的游戏和愉快的旅行，他们错了。一九五一年已不是一八四0年，因为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最后三辆坦克上的敌人，以其全部火器、榴弹炮、重机枪、卡宾枪、手枪、火焰喷射器，向四周盲目射击，在坦克周围筑成一道严密的火墙。但这不过是绝望的挣扎。陈青贵爬到距第一辆坦克五、六米处，投出一颗手榴弹，护板上的敌人立刻七倒八歪滚到地上。陈青贵立即跳上坦克，用手榴弹敲打炮塔，但毫无动静。敌人不投降就坚决加以消灭，他熟练地从顶盖上的小孔塞进了两颗手榴弹，坦克炸得跳起半尺高。李为经爬到另一辆坦克旁边，用手榴弹扫除了护板上的敌人，接着就往上爬。突然，一个敌人从炮塔中探出身子，用卡宾枪向他射来。李为经抓住枪身用力一拖，敌人突然松了手，坦克乘机开动了。但它跑不到一百公尺，就被友军炸毁。

这次，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的三个连，歼灭了英国的一个重坦克营，毙伤俘英军三百余人。缴获击毁坦克三十一辆，装甲车一辆，牵引车及汽车二十四辆。我步兵连用炸药、爆破筒、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打败了装有一0五榴弹炮的重坦克。只第五连一个连，一个晚上就缴获、击毁了坦克十二辆，装甲车一辆。除了打死者外，生俘英军少校队长以下三十二人。李光禄英勇作战，一人击毁敌坦克三辆。一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一年十月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记特等功。一九五二月十月二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现在人们都知道，我军已能用大口径的炮群、火箭筒、穿甲弹这些新式的反坦克武器来摧毁坦克。但人们也都不会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英雄们曾经用炸药、爆破筒、手榴弹这些轻武器，炸毁过被称为“流动堡垒”、“陆地巡洋舰”的英国皇家坦克。正如李光禄所说：“我们用佛弥地战斗告诉帝国主义者们，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真的，这些英国坦克的下场，也就是美国战争贩子的下场。在我国军事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反坦克反空降作战研究》一书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步兵反坦克小组打坦克的主要措施时，就有“车上打”一法。书中写道：“这一战法，通常是在没有反坦克兵器和爆破器材时，或遇便于车上打的孤零坦克时才使用之。反坦克手趁敌坦克转弯，超越障碍减速时，迅速登车，向车内投掷手榴弹。如志愿军某部打英军29旅皇家重型坦克时，反坦克手李光禄登上敌坦克，乘敌炮塔门未关，向车内投弹，获得成功。”

英国人知道他们并没有多少重坦克营，所以当艾德礼送到朝鲜做美军帮凶的“大英联帮二十九旅皇家坦克营”被志愿军歼灭后，英国议员们在议会中发生了无穷的争吵！

（参考《志愿军英雄传》一集，99—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朝鲜通讯报告选》一集，105—112页。）

盛星辉：志愿军复员战士，湖南益阳谢林港中学教员。

一九八八年

初上革命路

郭升元讲述　赵长松记录整理

我是山西省崞县（现名原平县）楼板寨乡山水村人。青少年时期在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学习过，从那儿走上了革命道路。晋绥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1938年前后，从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区解放出来的土地和日本控制薄弱的地区，是我们党发动抗日军民所建立的根据地的统称。

一、在扶轮中学

1944年，我15岁，当时在家乡县立高小上学，因成绩优异，被校长郭蓝田介绍考入忻州扶轮中学学习。扶轮中学座落在忻州城内三家店山包上，能鸟瞰忻州全城，又有几棵高大而古老的大树簇拥，环境可谓秀丽。

进入扶轮中学，才知道这所中学是日本人办的。扶轮，顾名思义，大约是为日本在中国推进侵略战争的“战车轮子”服务。学校进行的完全是一种奴化教育。学日语是第一位的，语文即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古文。其次就是学军事。至于历史，是被他们篡改后的课本。学校经常宣传的是日本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新秩序”，以及“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好处等等。日本人企图这样来消灭中

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巩固他们的占领和统治。

学习期间，最令人烦恼的是军训和升旗。军训所实行的是法西斯训练，体现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难以让人接受。每天太阳初露头，就要举行升旗仪式。全体师生都要整齐列队在升旗台前，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国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看见这种事情，虽然年纪小，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时间稍长，不顺心和难以忍受的事，一桩一桩地接踵而来。虽然事隔40多年，但如今回忆起来还叫人内心酸痛。

第一件事是在打乒乓球时发生的。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同学打乒乓球玩得正起劲，那个军训教官的慰问妇（随军妓女）来了，也想打球。她身上穿的是长裙，脚上穿着一双木屐。男同学们风闻日本妇女只穿裙子，不穿内裤，于是就想整人家冤枉。在和她打球时，有个男同学有意把球左一个，右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地打过去。弄得那个女人终因跑不过来而跌倒在地，四仰八×（差）。男同学们一下子都哗然大笑起来。那女人爬起来理理裙子，拿着球拍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表示接着打。这时，那个军训教官恶魔一般地冲过来，对着正在打乒乓的那位男同学"叭叭"就是两耳光。打倒在地不说，又上前狠狠地踢了两脚，鼻口淌出鲜血，那恶魔才拉着那个慰问妇扬长而去。

第二件事是在篮球场上发生的。一次篮球比赛，当日本体育教官投篮时，一个学生上前封了他的球路，这在比赛中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就因为这一封挡，教官的球未能投中，输了一球。他在众多的观众面前丢了面子，当场就气急败坏地冲到那学生面前，朝学生的腿使劲踢去，那个学生一

个踉跄倒在地，抱着腿痛得打滚。我们同学看见那种情况，拥上去把那位同学背到医院治疗。后来，那位同学终于残废，再也不能进学校念书了。

我印象最深的还要算这一年过新年时日寇命令平民百姓与学生给他们拜年。我们从拂晓就整队到日寇的驻地等候。当时天气十分寒冷，西北风不停地刮着，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而那个军训教官还不时地来检查队列，学生身体稍有不直的，就要挨军棍、耳光。我们在寒风中站呀站呀，不知站了多久，身体累了，腿也软了，蹲不敢蹲，坐不敢坐，动也不能动。有个学生终于支撑不住当场晕倒在地上，那个教官上前就是一顿痛打，拎起他来仍要站立。当时我心中非常难受，为什么要受这种罪呢？又过了一阵，日本鬼子和汉奸才大摇大摆地走来，站在台上叽哩呱啦地讲了几分钟，然后就是向他们行鞠躬礼拜年。欢迎时间不过五分钟，可就为这几分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回到寝室，我提笔写了一篇《当亡国奴可怜》的日记。我记得当时写道"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摆架子，要威风，作威作福，这种日子何时能了？"晚上，校长（中国人）查号，看见了这篇日记，当场牵着我的耳朵从床上提起来，令我站在地上，训斥说："你是在招祸，想卖头了！"训完，我只好当着他的面撕下来烧了。这事后来四七年"三查"运动中，我写的《思想检查》如实的记述了这件事的始末，至今我仍保存着这份材料。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家里，我就想离开敌区，到后方去，找个地方读书，免受日寇的欺辱。

二、到晋绥边区去

我的家乡在1937年10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敌人在沦陷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修筑工事，碉堡如林，挖建战壕，纵横如网。在敌占区内，15岁以上的男子都要服劳役。日寇将服劳役的当奴隶一样地对待。修碉堡，筑工事是一件十分受罪又受气的事，不是挨皮鞭就是挨枪托，而且日本鬼子端着雪亮的刺刀监督你干活。我也到了服苦役的年龄，为日本鬼子修炮台，做过几次苦工。亲眼看见了他们的残暴，亲身体验了这种凌辱，这更使我坚定了离开家乡的决心。

正在这时，解放区来了一个马同志，后来才知道他叫马满堂，是本县第三区区长，年龄不过20多岁，穿一件对襟马褂，是个读书人。因我家离敌人据点有五华里远的路，所以我方工作人员暗地可以到村里开展工作。

我在扶轮中学上学时，马同志也常来我们村做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那天晚上，他又来住在我家，问我在什么地方读书，又看见我炕头上放了很多古典小说和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就对我说：“你不要在敌区读书了，也不要再读这些书了。”说完他就给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日本鬼子的残暴统治和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又介绍了解放区一些学校的情况，并说今后的天下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等等。他的话把我的心说热了，我当即表示愿意到解放区读书。于是马同志给我写了两封信，一是到解放区沿途的路条（盖区公所的章），一是给静宁县长刘震同志介绍我到岢岚县宋家

沟读书的。当时我高兴极了。那天晚上，行李收拾好后，我娘田嫦娥心情沉重地从里屋端出一方砚台，拿着一支毛笔放在我手上，我不知他老人家要干什么，不等开口问，她就说："元儿，马同志给你说的那些话娘都听见了。只是天远路程在外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娘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接着她拉起我的左手臂说："你在上头写个名吧，娘给你刺在上面，往后有事好找你啊！"这时，我什么都明白了，老人家对我已作出了牺牲的充分准备，世界上只有娘才考虑得这么细致周到呵！那时，参加工作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解放后我们山水村150多户人家，挂烈士牌子的竟有40多户。为了减轻娘的沉重心情，我提笔顺着写下"升元"两字。娘在一颗针尖上绕了几圈白线沾着墨汁拿着针，硬着头皮沿着笔迹一针一针地往里刺着，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我的手臂上，我咬着牙，忍着痛，一个劲地鼓励她刺下去。这两个字，至今还在我手臂上现着呢！当天晚上，全家人通宵没睡，天麻亮时，父亲把背包给我背好，母亲把她做的"碰倒山"新鞋拿给我穿上，又带着马同志的七斤粮票和两封信，与本乡的田滋禾（13岁）一同离家上路了。娘说啥也要送我过一座大山，她那双平时连地都少下的小脚，在崖壁的羊肠小路跌跌地走着。我的心痛楚极了，而她还滔滔不绝地边走边教我许多怎样做人的话。临别时，她向我荷包内揣了一块大洋，扭过头回去了。这是1945年1月7日的早上，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谁知后来竟成了我参加革命的光荣纪念日了。我走了之后，"维持会"的汉奸们连我这十四、五岁的人也不放过，多次找我父母的麻烦，追查我的去向，后由村民们作保才罢。

晋绥边区是1938年3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二〇师，击溃日寇二十六师团于岢岚、宁武等七县地区建立的晋西北根据地，与同年八月李井泉支队向绥北大青山地区挺进和那里杨植霖领导的蒙汉人民组成的骑兵游击队共同建立的大青山根据地会合而成。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岢岚县的宋家沟，离家六百多里地，沿途要经过敌占区和封锁线，而且是从山峻岭，尽在山间小路上行进。我和田滋禾都是从未出过远门的人，对晋西北地区完全不熟悉，只靠马区长给我们在古书页上划的一条路线图，一路上只好边走边问，渴了就在溪河边喝口冷水，饿了就钻进山棘丛中找酸刺吃，那玩艺又酸又涩，难吃极了。记得头半晌，我的脚就走起了血泡，到下半晌时，好容易来到一个有两条沟的交叉口，实在不知道向那个方向走，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田滋禾发现山坡上有个老头在打柴。我就踩着上前躬身称大爷问路。那人把我打量一番，手叉在腰上，乐呵呵地对我说："这娃话还说的不错，刚才有个人岁数一大把了，话还不会说，我随便给他指了指，现在正等他回来教训教训他哩"。这时，我才记得娘教我的"出门不施礼，要多走几十里"的话，这真是"金玉良言"呀！

进了村，我们找着村长投宿，村长领我们进了只有一个大娘的家里住下，屋子暖烘烘的，大娘热情的接下我们的背包，又端来两盆热水烫脚，忙着给我们端来了一笼蒸莜麦面疙瘩和酸菜汤。我们饥渴难忍，三两下就吃光了，大娘见我们还想吃，很歉意地说，没有多给你们蒸。睡觉时，我才发现她只有一间房子，一条炕，怎么睡觉呢？大娘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意，痛快地说："怕什么，我的小子也有你们这么大

了，也在当八路军。快睡吧，明儿起来吃了饭还要赶路呢！”并把热炕头让给我们。睡在大娘身边，就和睡在母亲身边一样温暖。至今我对这位解放区的军属大娘还清晰的记着。

从敌占区到边区去的这段路上，虽然是解放区，实际上，沿途的交通干线和重要村镇，都有日本人的据点，我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拿出马区长的路条前去找村长，由他安排我们到农民家去吃住，遇到过封锁线，还要派人给我们带路。一路上我们省吃俭用，艰难赶路，对母亲给我的那块大洋，始终舍不得用，这块银元如今我仍然保存在我的身边，作为对她老人家的怀念。又走了几天，来到宁武县的新同堡，这里敌人控制得很严密，日寇在占领的地带，搞什么“铁壁合围”的封锁，企图把边区军民困死，在交通路口，人畜必经之地，加强防哨，修筑碉堡，围铁丝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睡的正酣，带路的村民突然叫醒我们，让我们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一条山沟，爬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前面岗楼里的机枪，一梭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上飞过来，接着听见了一阵乱吼乱叫的声音。隔了一会，声音平静了，村民拉着我们轻腿轻脚地迅速跑了过去，刚过去后，岗楼上的机枪又哒哒地响开了。带路的村民告诉我们，这是“皇协军”在岗楼内搞应付，不管有人没人，隔一时半时要放一梭子子弹，只要掌握了他们的这规律，就能顺利通过的。因为我们是初次经历这种场面，心紧的好象要从口里吐出来。后来我们又过了好几道封锁线，多是白天睡觉，后半夜偷过。就这样经过七个昼夜的兼程，终于来到了岢岚县宋家沟，向刘震县长报到后，由他转介绍到晋绥六专署办的第六完全小学，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